

#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下的記憶與認同

## 一 兼論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捷克及斯洛伐克在 1918 年合組國家之後，即未曾中斷過雙方各自「國」「族」之建構。隨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政治進程，反而出現了更複雜的國家認同景象：「捷克認同」、「斯洛伐克認同」及「捷克斯洛伐克認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主要源自對現實環境的認知，亦即國家利益的考量，之後再轉向對其歷史記憶的建構、強化及傳承。因為國家認同的分歧，導致捷克及斯洛伐克國族記憶及情感產生差異性及摩擦。本文主要從記憶與認同之視角切入，探討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重要因素，即國族主義的嚴重分歧，尤其是斯洛伐克國族主義的形成。另外再從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來探討捷克對國家分裂的記憶傳承。

**關鍵詞：**記憶、認同、捷克、斯洛伐克

---

\* 筆者感謝二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 壹、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族」、「國」形成背景

捷克與斯洛伐克<sup>1</sup>是在 1918 年 10 月 28 日共組國家，1993 年 1 月 1 日正式宣布分裂，歷時 75 年，在捷克或斯洛伐克千年的民族發展史中，時間並不長。不過相較於歐洲過去地緣政治思維下的武力使用及皇家貴族聯姻等策略，導致封建國家或統治領地邊界遷移的事實，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於 20 世紀初的建國模式，主要是經由雙方重要人士（主要是政治人物，非封建貴族）的和平談判而成，是相當罕見的例子。不過更特別的是，冷戰結束後的歐洲，東歐除面臨陣營瓦解的事實外，亦存在國家解體的危機，其中以蘇聯、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更為嚴重，但相較於前二者的武力衝突，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又再一次透過和平談判方式，完成分裂，史稱「絲絨分裂」（Velvet divorce）<sup>2</sup>。捷克與斯洛伐克這二個不同民族在 20 世紀初透過協商而共同建國，並在 20 世紀末透過談判和平分裂，在人類的國族建構史中，誠屬少見的個案。

筆者於 2002 年負笈捷克求學，正值國內社會對「國家認同」議題最熱烈探討之際，不少國人有鑑於捷克與斯洛伐克分裂之前例，援引求證台灣獨立之可能性。本文無意透過捷克及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以求解台海兩岸的「捷斯模式」之可能性，因為一則此一問題意識已超越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外。再則，筆者認為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合」與「分」皆是非常獨特的歷史個案，所謂「獨特」之處正在於雙方建國過程中的「理性」與「和平」，期間未曾出現任何暴力／武力的威脅與衝突。台海兩岸的「獨特性」（武力威脅）不同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特性」（非武力威脅），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族」（nationalism）建構或許仍能提供台灣若干啟發性思考與參考。本文的問題意識正是從歷史記憶與國族認同的視角，探討捷克及斯

<sup>1</sup> 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分裂之後，捷克的正式國名為 Czech Republic，斯洛伐克的國名為 Slovak Republic。

<sup>2</sup> 本文有關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歷史參考文獻，見 Agnew (2004)、Berend (2003)、Cornej 與 Pokorny (2004)、Dowling (2001)、Kirschbaum (1995)、Leff (1997)、Mannova (2000)、Musil (2000)、Panek 與 Tuma (2009)、Polisensky (1991)、Wandycz (1992)，以及 Ward (2000) 等；參見鄭得興 (2013)。

洛伐克分裂的深層因素。

基本上，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sup>3</sup>皆起源於 18 世紀，捷克民族欲排除的「他者」（the Other）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斯洛伐克民族對抗的是匈牙利王國（鄭得興，2013）。19 世紀分別是捷克及斯洛伐克重要的「民族復興」運動時期，在這段期間裡，彼此並不存在「兄弟」之邦的情誼聯繫，儘管 1867 年雙方同歸於奧匈帝國版圖之下，雙方的國族文化建構卻未有太多交集。捷克的國族文化建構沿著捷克民族的起源傳說（老祖宗「捷克」（Cech）、女預言師「里布雪」（Libuse）等）、光榮歷史（波西米亞王國、查理四世等）及歷史黑暗（胡斯運動、白山之役等）而形成捷克民族「存在」的論述；而斯洛伐克則反覆強調「大摩拉維亞帝國」及斯洛伐克語言的歷史遺產。19 世紀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文化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建構是以各自獨立的方式進行，儘管 19 世紀末捷克的重要政治人物馬薩里克（Tomas G. Masaryk）所領導的建國（state-building）運動計畫中，在初期中，亦未考慮與斯洛伐克結合（Meyer, 1997）。

19 世紀主要是中東歐重要民族的文化復興運動，一次大戰期間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畫，增長了中東歐民族建國的可能性。但捷克的「族」「國」建構為何與斯洛伐克的「族」「國」建構合流一起？學術界探討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文化的親近性，捷克及斯洛伐克同屬西斯拉夫民族，語言八成以上相通；二、歷史曾經同源，9 至 10 世紀同屬大摩拉維亞帝國的一部分；三、地緣政治的考量，一次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即是地緣政治衝突，捷克及斯洛伐克的結合，強化土地面積及人口的有形力量，壯大地緣政治框架下的生存能力；四、捷克及斯洛伐克「異議份子」的政治作用，包括捷克的馬薩里克、貝奈斯（Edvard Benes）及斯洛伐克的什特凡尼克（Milan Stefanik），以上三人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開國三元勳<sup>4</sup>。基本上，二個民族的結合主要是基於「共同利益」，尤其是地緣政

<sup>3</sup> 本文的國族與民族同是 nation 的中譯，然而本文所使用「國族」之處，更強調建國之意圖或目的，而「民族」主要作為血緣與文化關係連結的族群團體。

<sup>4</sup> 「異議份子」（dissident）在捷克及斯洛伐的歷史、政治與社會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顛覆作用」，包括 20 世紀初的建國、1989 年推翻共產政權等。

治下的國家利益考量。再者，二個民族的文化及歷史的構件要素又具有高度親近性及相似性，因此一次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的敗戰，卻促成了捷克及斯洛伐克一場富有國族浪漫想像的結合。因為在捷克及斯洛伐克共商建國的過程中，幾乎是沒有反對聲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共和（1919-38）期間，雙方亦未存在對二民族共同建國的質疑。儘管二次大戰捷克及斯洛伐克有六年的分裂事實（1939-45），但那主要是因為外力（納粹德國）所造成，並非捷克及斯洛伐克人民的選擇。但為何捷克及斯洛伐克會在 20 世紀末走向分裂？

Jacques Rupnik（1992）在一篇短文〈Czech Off〉（捷克離開）中提到，這二個民族雖說著相近的語言，但彼此卻不了解。他指責斯洛伐克在歷史上二次背叛共和國，一次是 1938 年慕尼黑協定之後，在納粹德國支持下與捷克分裂；另一次，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後，斯洛伐克呼應蘇聯，推動捷克及斯洛伐克的聯邦化。相對於 20 世紀初捷克及斯洛伐克結合的原因，20 世紀末二國（民族）的分裂原因亦存在現實利益的考量，20 世紀初結合的外在有利條件（地緣政治下國家利益的考量）後來成為可能的負面因素，因為經過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的結合，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在意識形態的見解上，出現了嚴重的對立與衝突，在共產政權（1948-89）期間，這些爭執都被壓抑著，民主化（1989）後，雙方衝突即浮上檯面，並很快地，甚至是戲劇性地被化解了，結果是在二國人民的驚嘆下，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成二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在 90 年初之前，仍是大部分人民的國家認同符號，結果在捷克及斯洛伐克總理的政治協商下，終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存在，根據當時的民調結果，人民基本上是無法接受國家分裂的事實。<sup>5</sup>

<sup>5</sup>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希望以公民投票的方式，由二國人民自己決定未來命運，不過在捷克總理克勞斯與斯洛伐克總理梅奇爾的「合作」下，以雙方政府協議的方式進行協商談判，並最終結束捷克及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簡稱 CSFR）的命運。如依當時（1992）的民調結果來看，贊成二國分裂的比例相當低，不到二成（Hilde, 1999），所以捷克及斯洛伐克在 1993 年的分裂，基本上來說，並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Paal Sigurd Hilde (1999) 在〈斯洛伐克國族主義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指出，捷克及斯洛伐克的衝突中確實存在國家利益的分化、政治人物的權力鬥爭、經濟發展的困境等難以化解的問題，但真正起到分裂關鍵作用的還是在於國族主義難題。Hilde (1999: 663) 相信捷克及斯洛伐克二國分裂的關鍵，是在捷克的國家利益，而非斯洛伐克的國族主義。筆者認同 Hilde 所提國族主義在二國分裂的關鍵作用，但未能同意二國分裂的責任只歸屬在於單一國家（捷克）。

Hilde 辯解斯洛伐克國族主義，並非等同於分裂主義（secessionist nationalism），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期間，斯洛伐克民族所爭取的自治權（autonomy）、平等（equality）、國際能見度（visibility）、中央政權下放（devolution）等，都是可以理解與同情，這些亦是筆者能同意之處，因為二個民族共組一個國家，是必須基於平等互惠之立場。但政治、社會及意識型態的衝突及鬥爭之本質相當複雜，最後在難解之際，筆者同意「國族主義」確實起到了二國分裂的關鍵作用。其次，筆者延續「國家認同作為集體記憶（歷史記憶）建構的框架」之論點（鄭得興、張家銘，2013），不僅主張「分裂之後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分別選擇不同路徑建構新的國家認同，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作為國家認同的建構框架，捷克則比較強調『歐洲懷疑』。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在新的國家認同架構下，傳承並建構了不同的歷史記憶」<sup>6</sup>，儘管是捷克及斯洛伐克在合組國家（1918）之後，即未曾中斷過雙方各自「國」、「族」之建構（state-building, nation-building）。

隨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政治進程，反而出現了更複雜的國家認同景象：「捷克認同」、「斯洛伐克認同」及「捷克斯洛伐克認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主要源自對現實環境的認知，亦即國家利益的考量，之後再轉向對其歷史記憶的建構、強化及傳承。因為國家認同的分歧，導致捷克及斯洛伐克國族記憶及情感產生差異性及摩擦，這才成為 Jacques Rupnik (1992) 所說的：這二個民族雖說著相近的語言，但彼此卻不了解。

<sup>6</sup> 有關捷克以「歐洲懷疑」，而斯洛伐克以「歐洲認同」作為國家認同建構框架的論述，請參考：鄭得興、張家銘（2013）。

本文主要從記憶與認同之視角切入，探討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重要因素，即國族主義的嚴重分歧，尤其是斯洛伐克國族主義的形成。另外再從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來探討捷克對國家分裂的記憶傳承。

## 貳、記憶、認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族主義

法國學者哈布瓦赫 ( Maurice Halbwachs ) 首先提出集體記憶 ( collective memory ) 的概念，並將集體記憶分成二種：自傳記憶 (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 及歷史記憶 ( historical memory )。自傳記憶是個人親自經歷事件的記憶，不過記憶會淡忘，除非與具有相同過去經歷的人接觸，記憶才能再加以延續。歷史記憶是通過書寫記錄和其他類型的紀錄 ( 比如照片 ) 才能觸及社會行動者，通常經由紀念活動、法定節日等諸如此類的東西而延續下來。「在歷史記憶裡，個人並不是直接去回憶事件，而是通過閱讀或聽人講述，或者在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中，人們聚在一塊兒，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的群體成員的事蹟或成就時，這種記憶才能被間接地激發出來」 ( Coser, 2002: 42-43 )。集體記憶是建構的人為產物，是基於當下政治、社會參考框架所形成的論述，是集體化及結構化「過去」的再現 ( Halbwachs, 2002 )。

歷史記憶是透過傳承、學習及想像所獲得「過去」意義的認識，Keith Jenkins 在「歷史的再思考」一書中認為，「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歷史」是對於「過去」的書寫／紀錄，和「過去」本身，事實上是不同的 ( Jenkins, 2009 )。「歷史」從實踐的意涵來說，就是個別專家的知識產物，然而「記憶」卻是集體化的結果，歷史與記憶同是處理「過去」，歷史記憶亦透過教育形成對「過去」集體性的認識，並因此產生共同的情感與共同體的想像，進而成為國族認同的重要基礎 ( 參考 Anderson 及 Gellner 的論點 )。教育及書寫文字是現代派民族主義形成「想像共同體」的觀點，其中，歷史教科書／歷史教育對「過去」、「歷史」、「記憶」、及「認同」的建構及論述有重要的影響。下節即透過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來了解捷克對 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相關看法。

就捷克而言，19 世紀的民族國家建構（nation-state building）大致已於 191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後，告一段落，因為捷克民／國族復興運動的結果，已促成民族國家之實現。但就斯洛伐克而言，1918 年卻並非其國族建構大功告成之日，19 世紀原本各自獨立運作的民／國族復興運動，在 20 世紀初轉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同的建國運動，建國後的想像共同體是以兄弟之邦稱呼，共和國的首都設在捷克布拉格，政府重要部門在布拉格，國旗是以捷克的紅白藍三色旗為共和國象徵。就捷克人而言，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與想像，僅是捷克的延伸，但就斯洛伐克人而言，捷克恐怕又成為過去匈牙利（統治民族）的替代者，因此 1918 年後的斯洛伐克，又進入另一個階段的國族建構運動。甚至在 1993 年絲絨分裂之後，斯洛伐克的國族建構仍未終止。

哈布瓦赫論述集體記憶的核心觀念是建構記憶的社會參考架構，此參考架構是基於當下時間的社會存在。因此，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主要是當時整體環境所促成的結果。這些外在環境因素包括捷斯對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衝突，但國族主義發揮了最後的關鍵作用。易言之，沒有國族主義，捷克及斯洛伐克是否能如此順利、快速且和平的分裂，很難斷定（Hidle, 1999）。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之後，起初尚不存在著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主義，1939-45 年斯洛伐克的獨立（Tiso 政權）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二戰之後，捷克及斯洛伐克立即又恢復共和國，然而斯洛伐克卻背負著背叛共和國之名。1968 年布拉格之春，蘇聯所領導的華沙公約軍事力量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運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權改組，推動「正常化運動」，回復共產政權 1950 年代高壓統治的常軌，捷克在正常化運動下受到許多限制，反而斯洛伐克受利於正常化運動，斯洛伐克在 70 年代全力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帶動斯洛伐克的經濟成長。斯洛伐克推動聯邦國家運動，積極爭取與捷克更多的平等權及國際能見度。捷克方面認為 1968 年後的聯邦化運動是繼 1938 年斯洛伐克獨立之後的第二次背叛共和國。1968 年之後二十年的共產政權期間，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國家領導人是由斯洛伐克人胡薩克擔任外，共產政權明顯偏向支持斯洛伐克的發展，以平衡或拉近與捷克的政治經濟水平

(Nedelsky, 2004; 鄭得興, 2013)。共產政權期間二國的競爭與對抗, 已逐漸白熱化, 但都被極權政府壓住而隱忍不發, 隨著絲絨革命民主化後 (1989), 二國立即面臨分裂危機, 並不意外。

「認同」與「集體記憶」都是人為建構的論述, 如以捷克及斯洛伐克共同建國 (1918) 之後的國族主義發展為例, 可以說是「國家認同」主要是作為二國建構集體記憶/歷史記憶的功能作用, 或是哈布瓦赫所謂的參考架構而存在。特別是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形成, 是不斷透過對抗「他者」捷克而強化其國族主義的內聚力。對捷克而言, 1938 年及 1968 年是捷克國族的重大創傷 (trauma), 其中包括斯洛伐克對共和國的傷害。不過, 斯洛伐克後來也逐漸不願接受這種論述, 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也開始改變了其歷史記憶的再論述。1939 年的 Tiso 政權儘管是外力 (納粹德國) 促成, 但畢竟是斯洛伐克有史以來首次以斯洛伐克國家為名而獨立存在的事實。雖然 Tiso 政權淪為德國的傀儡, 並協助運送七萬多名猶太人去奧茲維辛集中營, 但至少現在對這段期間的學術討論不僅增多, 也出現了多元的見解 (Findor, c. 2006)<sup>7</sup>。另外, 1989 年重新更改的國名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sup>8</sup>, 斯洛伐克積極爭取的聯邦體制讓斯洛伐克「真正」與捷克平起平坐。因此, 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論述形成之後, 即改變其歷史記憶的建構內涵。斯洛伐克的國慶日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 1918 年 10 月 28 日成立的紀念日子, 改變為 1992 年 9 月 1 日的憲政紀念日, 捷克仍維持 10 月 28 日的建國紀念。

斯洛伐克的國族建構 (nation-state building) 並未隨 1993 年成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國而結束, 首先斯洛伐克面對的建國難題, 在於是否能夠順利

<sup>7</sup> 筆者於 2006 年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瓦 (Bratislava) 的考門斯基大學 (Comenius University) 拜會政治系的學者 Andrej Findor, 我們討論了捷克及斯洛伐克有關國家認同的問題, Findor 提供筆者一些論文, 其中包括這篇尚未發表的文章 "(De)Constructing Slovak National Mythology", 因為文章尚未發表, 所以在參考資料引用的紀錄上, 暫且寫下 2006 年的時間點, 並在此加以說明。

<sup>8</sup> 捷克及斯洛伐克二民族在 1918 年共組國家, 之後歷經幾次更改國名, 1918 年: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1960 年: 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1989 年: 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



加入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顯然地，斯洛伐克在這二個目標上面是不斷遭受挫折。共產政權的正常化運動期間（1969-89）雖使斯洛伐克受益，但前共產政權的遺緒卻合法化了民主化期間的後共產轉型政權（Vladimir Meciar 梅奇亞政權），致使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施壓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北約組織在 1999 年接納了捷克等前共產國家，但排除了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在民主化後的前三年（1990-92）期間面對來自布拉格的政治、社會及經濟重整壓力，例如聯邦共和國總統哈維爾強制停止斯洛伐克的軍事工業，致使斯洛伐克的失業率升高；捷克新民主政權對前共產政權的轉型正義，亦向斯洛伐克政府施壓等，這些民主化的衝突強化了斯洛伐克對抗捷克的凝聚力，但斯洛伐克的後共產政權卻造成國家正常化的阻力。1998 年梅奇亞政權下台，新總理祝林達（Mikulas Dzurinda）推動斯洛伐克加入北約組織與歐洲聯盟，2002 年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的北約高峰會議上被接納為北約會員國，並在 2004 年同時加入了北約組織及歐洲聯盟，而原本歐洲聯盟在 2004 年的前共產國家加入歐盟名單中，是排除斯洛伐克的。在祝林達政府讓斯洛伐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同時也推動了斯洛伐克國族的再建構，此時的斯洛伐克是透過歐洲化／歐洲認同，讓斯洛伐克積極加入區域組織，以提升斯洛伐克在區域的能見度及影響力，甚至斯洛伐克大膽地在 2009 年成為歐元區國家，比捷克、波蘭及匈牙利等國更積極地實現區域整合（Haughton & Malova, 2007）。

筆者在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間，曾針對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年輕世代進行國家認同的問卷調查，其中捷克完成 201 案，斯洛伐克完成 301 案（共 502 案），調查結果顯示捷克受訪者贊成 1993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分裂的比例為 65 個百分點，斯洛伐克贊成 1993 年分裂者高達 96.4%（鄭得興、張家銘，2013）<sup>9</sup>。這相較於 1992 年在捷克及斯洛伐克所做的民調結果，不

<sup>9</sup> 筆者於 2010 年的問卷調查，有關抽樣的限制在筆者另一篇論文中的注釋(2)中有詳加說明：鄭得興、張家銘（2013：103）。筆者在 2010 年所做的問卷調查，受限於諸多客觀條件（經費、抽樣名單等）之不足，無法進行隨機抽樣，並完成更多個案之調查。然而，本研究的樣本（N=502）基本上是夠大的，儘管抽樣誤差的實際情況不詳，不過透過統計分析的結果呈現，筆者相信仍具有參考性，惟進行推論統計分析時，仍須注意本研究之抽樣限制。

到二成的民眾贊成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 (Hilde, 1999)，前後二種對分裂態度的見解幾乎完全改觀。1992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並未舉辦公民投票，只有捷克及斯洛伐克雙方總理的政府協議，即瓦解了 75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共同存在的命運，當初大部分的人民無法接受這樣分裂的事實。不過，如今看來，當初的分裂是否正是少數政客的用心良苦及有如 1918 年開國元勳的政治智慧，倒是難以評斷了。筆者於 2010 年的調查中，問及目前國家認同問題是否嚴重，捷克受訪者有 26.5% 認為是，不過斯洛伐克卻有高達 82.3% 認為嚴重 (8%) 或非常嚴重 (74.3%) (鄭得興、張家銘，2013)，這也顯示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建構一直處在未穩定的狀態。捷克及斯洛伐克共組國家的 75 年之間，也正是斯洛伐克國族建構不斷摸索的階段，甚至到 1993 年建國後仍未停止。不過，Hilde 並不認為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斯洛伐克國族運動的結果，反而是捷克應該負責分裂的後果，因為捷克應該更具同理心對待斯洛伐克，而不是行使家長式的權威。

### 參、捷克歷史教科書的觀點

筆者採用的捷克歷史教科書版本是 1998 年出版的《捷克史》第二冊 (Dejiny Ceskych Zemi II)，作者是 Josef Harna 及 Rudolf Fisher，本歷史教科書的授課對象是高中生，共分二冊，第一冊範圍講述遠古時期至 18 世紀前半，第二冊範圍講述 18 世紀後半段至捷克共和國成立。第二冊共有 34 章，其中第 34 章〈回復民主與捷克共和國之成立〉 (Obnova demokracie a vznik Ceske republiky) 跟本文比較有關係，因此筆者進行對第 34 章的分析。捷克史第二冊第 34 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當前目標」 (Aktualni ukoly)，第二節為「政黨與選舉」 (Politicke strany a volby)，第三節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 (Mezinarodni postaveni Ceskoslovenska)，第四節為「經濟轉型」 (Transformace Hospodarsvi)，第五節為「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關係」 (Vztahy mezi Cechy a Slovaky)。第 34 章的時間範圍主要是從 1989 年民主化之後，到 1993 年捷克共和國成立。

歷史教科書是歷史記憶傳承的主要工具，本文選擇高中歷史教科書的

主要考量在於，一、義務教育階段的歷史教育是強制性的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且內容相當精簡，此時期的學生不易有自我判斷能力；二、高中是作為升大學的過渡階段，大學是專業教育，學生上了大學之後未必再接觸歷史，因此高中歷史是大多數學生最後階段接觸歷史知識的機會；三、有別於義務教育及高等教育階段的歷史教育，高中歷史教科書要面對複雜的歷史事件及見解，要在全然灌輸（義務教育）及自我意識見解（高等教育）之間，提供一定的歷史知識與論述，相當困難。筆者相信高中歷史教育對個人而言，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歷史知識及態度養成的角色。對大部分的學生來說，國家認同的情境教育來自多方面，包括家庭、社會、學校、媒體、紀念日及其相關活動等，但歷史教育對於已既有國家認同的參考架構下，一點一滴滲透國族的歷史記憶與知識於個人對國家認同的強化。因此，本文以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作為分析的文本，不僅對其內容進行分析，亦對其結構安排進行討論，以檢視這樣的歷史內容及形式是否足以滿足認同與記憶的建構，及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

首先，針對捷克史第二冊第 34 章的結構形式進行分析，1989 年民主化後的重大事件包括「當前目標」（1 頁）、「政黨與選舉」（2 頁）、「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1 頁）、「經濟轉型」（1/4 頁）、「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關係」（3/4 頁）。全章共計六頁（pp. 256-61），與其他各章頁數分配的比例相當。當然，以這樣的篇幅要詳細論述捷克（或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後至國家分裂之間三年的變遷，確實相當困難。可論述的重大事件數目不僅有限，可提供的歷史知識也相當少。因此，在內容撰寫上，歷史教科書都盡量選擇較無爭議的史實，對年輕人而言，因為並無親身經歷（自傳記憶），因此教科書的傳承歷史記憶與知識顯得相當重要。在這五節的形式結構中，直接影響到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導因是 1992 年 6 月的國會大選，此次國會大選的結果正是二國人民選出了贊成國家分裂的政黨，而立即導致二國政府協議國家分裂，因此這五節中又以「政黨與選舉」占的篇幅（2 頁）最大。其次與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直接有關的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關係」一節，篇幅不大，但做為整本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最終部分，

這部分相當精簡，也顯示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歷史事件是相當敏感的議題。其他三節「當前目標」、「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及「經濟轉型」的內容，對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都比較是間接的影響。

以內容而言，「當前目標」的主要重點為解決共產政權轉移下的政治、法律、經濟及道德變遷問題；1989 年 12 月 29 日選舉哈維爾為共和國總統；廢除祕密警察制度，討論轉型正義；決定由中央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pp. 256-57)。「政黨與選舉」的主要重點為 1990 年 6 月 8 日及 9 日後共時期第一次舉行國會大選；1990 年 7 月 5 日再度選舉哈維爾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政黨政治在後共產時期又恢復自由競爭，共產黨 (KSC) 在捷克及斯洛伐克都仍有一定的支持率 (分別都是 13%)；1991 年 2 月 23 日捷克成立公民民主黨 (ODS)，由克勞斯 (Vaclav Klaus) 領導；1992 年 6 月 6 日及 7 日舉行第二次國會大選，捷克由公民民主黨獲勝 (34%)，並獲得組閣權，斯洛伐克則由斯洛伐克民主運動 (HZDS) 獲勝 (33.5%)，並由其獲得組閣權。捷克總理由克勞斯擔任，斯洛伐克總理由梅奇亞擔任 (pp. 257-59)。「捷克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的主要重點為哈維爾總統分別拜會美國總布希，與教宗若望保羅二世；促使蘇聯占領軍於 1991 年從捷克斯洛伐克撤退；1992 年與德國簽訂友好協定；與西歐改善關係，吸引西歐國家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市場的投資；成立維斯葛拉德集團 (p. 259)。「經濟轉型」的主要重點包括由中央計畫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體制；私有化經濟的改革，推行「票卷私有化」(kuponova privatizace) 改革；國營事業的私有化 (p. 260)。

最後一節「捷克與斯洛伐克的關係」主要書寫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過程，不過所占篇幅相當簡短，大概內容如下：捷克與斯洛伐克在經過數十年的共同存在，並未成功地完全消除彼此的差異，儘管雙邊的經濟水平已逐漸拉近，但仍存在雙方生產體系的差別，特別是雙方的心態、政治思想與共和國關係的不同看法。1992 年的國會大選即顯示雙方差異性的結果，捷克是由右派政黨聯盟 (公民民主黨、基督民主黨及公民民主聯盟) 獲勝，斯洛伐克則由左派聯盟 (斯洛伐克民主運動、斯洛伐克民族黨) 獲勝。1990

年 12 月通過『政府權限劃分法』(*kompetencni zakon*)，透過該法，捷克政府總理皮特哈特(Petr Pithat)及斯洛伐克總理梅奇亞都極力強化本國的權力，特別是斯洛伐克政府認為透過「政府權限劃分法」，即可增強斯洛伐克的國家地位。雙方觀念的差異在 1992 年國會大選後的憲政危機更加明顯，斯洛伐克梅奇亞新政權表達斯洛伐克在國際法上地位的要求，據此，捷克新總理克勞斯傾向成立二個完全獨立的國家。1992 年 6 月 22 日雙方達成分裂的協議，斯洛伐克新政府於 9 月 1 日通過新憲法，宣布斯洛伐克是主權獨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1992 年 11 月 25 日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國會通過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廢止，199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生效(pp. 260-61)。

以上是捷克史第二冊這本教科書所提到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原因，雖然表面上看來，1992 年的國會大選是導致二國分裂的主因，捷克的右派政府與斯洛伐克左派的政府雙方協議分裂，過程相當迅速，1992 年大選於 6 月初結束，6 月底雙方即達成分裂的決議，不到半年，捷克及斯洛伐克正式分家。但在深入分析捷克的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似乎可以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之責應在斯洛伐克一方，尤其是斯洛伐克在爭取國族地位上，不斷挑戰聯邦共和國及捷克的主導地位，以致於捷克總理克勞斯認為不如雙方獨立，各自為政。另外，本歷史教科書亦認為雙方經過數十年的相處，彼此的差異不是消除，而是增加，雖然這本教科書並未以斯洛伐克國族主義建構這樣學術性的探討分裂原因，不過仍可以看出在探討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過程中，大部分是在描述斯洛伐克在分裂過程中所起到的「負面」作用。簡言之，在捷克歷史教科書第二冊第 34 章第五節的歷史論述中，有關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原因可歸納如下：一、雙方共處的想法差距逐漸拉大；二、斯洛伐克想要爭取國族／國際地位；三、1992 年 6 月大選結果，正好是雙方贊成分裂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獲選，雙方迅速協議分裂；四、斯洛伐克於 1992 年 9 月 1 日通過新憲法，宣布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成立。此些理由足以證明斯洛伐克極欲脫離聯邦共和國，另組新國家。

高中歷史教科書並非學術論文，不可能長篇大論，以探討各種可能要

素。高中歷史教科書以極短篇的形式，簡明扼要提出代表本國族之立場，不會是完全客觀又深入的分析。捷克國家認同既已形成，即成為歷史記憶建構的參考架構，在捷克國家認同之基礎上，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歷史記憶多少成為強化捷克國家認同之認識與方法。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書寫，也不太可能如學者 Hilde (1999: 663) 在其論文的最後結論 (最後一句話) 寫道「the key to the break-up of the CSFR lies in Czech rather than in Slovak nationalism」(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分裂的關鍵在於捷克，而不在于斯洛伐克的國族主義)。或許 Hilde 分析的很有道理，然而假如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在結論也寫下「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分裂的關鍵在於斯洛伐克，而非捷克。」這樣所引起的「國際」問題，恐怕會很複雜。不過，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簡明論述，會達成怎樣的歷史記憶傳承效果／結果，可以成為本研究的延伸探討議題。

## 肆、結論

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裂原因，其中關鍵之一即是彼此具有差異性的記憶與認同，本文透過記憶與認同視角加以探討，結果有以下幾點發現。第一、本文認為國家認同是作為歷史記憶建構的參考框架：19 世紀捷克及斯洛伐克的民族復興運動，是各自獨立進行方式。雙方要排除的「他者」並不相同，捷克的他者是奧地利，斯洛伐克是匈牙利，然而隨著奧匈帝國的成立 (1867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被劃入同一帝國版圖，再加上彼此文化的相近性，及地緣政治考量，致使捷斯在 20 世紀初的建國運動產生交集與合流。1918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同組建國家，雙方共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新國家身分認同，在此國家認同架構下，捷克及斯洛伐克追溯了遙遠的、共同的歷史記憶——9 世紀的大摩拉維亞帝國之共同文化遺產。然而，經過 75 年的相處，捷克及斯洛伐克似乎越來越不瞭解彼此。斯洛伐克從 1918 年開始，並未曾中斷其國族建構的探索。1938 年、1968 年及 1989 年之後，捷克及斯洛伐克在歷經每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及爭議之後，雙方

的衝突更形擴大，終於導致民主化後，立即造成國家解體。因為，雙方的國家認同差異逐漸擴大，過去所發生的重大爭議各自形成強化其國家認同的歷史記憶及論述。因此，儘管捷克及斯洛伐克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甚至是其意識形態或民族心態上雖有衝突，但若無國族主義的發酵，雙方是否如此迅速分裂，很難說。

第二、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現實因素，強化了捷克及斯洛伐克記憶與認同的差異性，最終導致分裂：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維爾想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交由全民決定國家是否走向分裂，但在捷克克勞斯及斯洛伐克梅奇亞政府的聯手下，並無留下機會給公民投票表達意見。如以當時的民調來看，公民投票顯然不會贊成國家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國家認同及集體記憶仍是維繫二國人民重要的情感來源，但分裂已成事實後，雙方仍須為後共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境各自努力，誰也無法幫助對方做出任何重大貢獻，各自努力的過程又是國族建構的新起點，尤其在回歸歐洲的歐洲化上，及影響各自國家認同的再建構。根據筆者在2010年在捷克及斯洛伐克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的捷克及斯洛伐克年輕受訪者都肯定1992年國家分裂的結果，相對於1992年二國人民無法諒解政治人物的草率決定，而今日又高度贊同當初決定的高效率，只能說明了歷史很弔詭。

第三、歷史教科書透過國家利益的考量，強化了記憶與認同的歷史教育任務：高中歷史教科書或是歷史教育要詳細論述當代最複雜的歷史事件，是一件高難度的任務。以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分析來看，書寫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篇幅很短，但歷史教育畢竟肩負國族認同任務，歷史記憶的傳承是國族想像共同體的內在凝聚元素，所以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當然至少以間接、非明喻的方式，道出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其為國家分裂負起責任。捷克高中歷史教科書或是歷史教育，是在傳承捷克國家認同及歷史記憶的教化工具，並非學術討論的多元見解，在不偏史實的論述上，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及教導如何成為真正的「捷克人」，才是學校歷史教育的目的。本篇論文無意延伸到對台灣

歷史教育的反思，以及藉由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原因探討，以成為台灣任何目的的參考。本篇論文主要是藉由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原因的探討，來說明國家認同如何作為歷史記憶建構的參考框架。其次，再以捷克教科書為例，說明國家利益如何強化歷史教育與歷史記憶傳承的關係。最後，筆者認為 1993 年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的原因相當複雜，筆者無法認同 Hidle 所做出應該由某國（捷克）來承擔二國分裂的主要責任之論述。



## 參考書目

- 劉易斯·科瑟 (Lewis Coser, 畢然、郭金華譯), 2002。〈導論〉收於莫里斯 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頁 1-45。中國上海: 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 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畢然、郭金華譯), 2002。《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中國上海: 人民出版社。
- 鄭得興、張家銘, 2013。〈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4 期, 頁 91-117。
- 鄭得興, 2013。〈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收於施正鋒 (編)《轉型正義》頁 191-211。台北: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 Anderson, 吳叡人譯), 2010。《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 時報出版。
- 艾尼斯特葛爾納 (Ernest Gellner, 李金梅、黃俊龍譯), 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 聯經出版社。
- Agnew, Hugh. 2004.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Berend, Ivan T. 2003. *History Derail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nej, Petrm, and Jiri Pokorny.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to 2004*. Prague: Praha Press.
- Dowling, Maria. 2002. *Brief Histories: Czechoslovakia*. London: Arnold.
- Findor, Andrej. c. 2006. "(De) Constructing Slovak National Mythology." 作者提供筆者。
- Harna, Josef, and Rudolf Fiser. 1998. *Dejiny Ceskych Zemi II* (捷克史第二冊). Prague: FORTUNA.
- Haughton, Tim, and Sarina Malova. 2007. "Emerging Patterns of EU Membership: Drawing Lessons from Slovakia's First Two Years as a Member State." *Politics*, Vol. 27, No. 2, pp. 69-75
- Hidle, Paal Sigurd. 1999. *Slovak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4, 647-65
- Jenkins, Keith (賈士衡譯), 2009。《歷史的再思考》。台北: 麥田。
- Kirschbaum, Stanislav J. 1995. *A History of Slovak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eff, Carol Skalnik. 1997.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annova, Elena. 2000. *A Concise History of Slovakia*. Bratislava: Historicky ustav SAV.
- Meyer, Holt. 1997. "Reviewed Work(s): Questions of Identity: Czech and Slovak Ideas of Nationality and Personality by Robert B. Pynsent."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41, No. 1, pp. 140-47.
- Musil, Jiri. 2000.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Nedelsky, Nadya. 2004. "Divergent Responses to a Common Pas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3, pp. 65-115.
- Panek, Jaroslav & Tuma, Oldrich. 2009. *A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Prague: Karolinum Press.
- Polisensky, J. V. 1991,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in Outline*. Prague: Bohemia International.
- Rupnik, Jacques. 1992. "Slovakia's Halfhearted Secession-Czech Off." *New Republic*, August 17, pp. 15-16, 24.
- Wandycz, Piotr S. 1992.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 Ward, Thomas Klimek. 2000. *People of the Word: A Synopsis of Slovak History*. Slovakia: Matica Slovenska.

# Memory and Identity under the Division of Czechoslovakia: On the Czech View of History Textbook

Ter-Hsing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built up a single country since 1918, but had never interrupted the construction of each own “nation” and “state.” With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Czechoslovakia, there appeared the picture of more complex national identity: “Czech identity,” “Slovakia identity” and “Czechoslovak identity.” Czech and Slovak national identitie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 which was considered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n turned to th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diverg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led to the differences and frictions of Czech and Slovakia national memory and emo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Czech and Slovak spl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and identity, namely the serious differences of each own nationalism, particularly from the formation of Slovak nationalis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zech memory of national split from the view of Czech history textbooks.

**Keywords:** memory, identity,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